

名刊主编 精选作品
MINGKANZHUHIAN JINGXUAN ZUOPIN

小说月报

XIAOSHUO YUEBAO WEIYONGGAO 【未用稿】VI

马津海 主编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名刊主编 精选作品
MINGKANZHUBIAN JINGXUAN ZUOPIN

OCT
21
1 PM
1991
MC

小说月报

XIAOSHUO YUEBAO WEIYONGGAO 【未用稿】VI

马津海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月报【未用稿】VI/ 马津海主编.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119-0040-1

I.小… II.马…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5231 号

书 名: 小说月报【未用稿】VI

出 版 人: 宋灵恩

作 者: 马津海

出版发行: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邮政编码: 100044

发行热线: (010)68320825 68320484

传 真: (010)68320634

邮购热线: (010)88361317

网 址: www.cmepub.com.cn

电子邮箱: zgsdjj@hotmail.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21.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9-0040-1

定 价: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何为“未用稿”？

小说“烧友”们都知道，《小说月报》是当今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文学选刊，鄙人虚为主编十数年，过目的小说过万篇，可算作资深编辑了。忽一日，与几位同仁好友对酌，席间一友人提出“未用稿”创意，众人皆拍案叫绝！

鄙人以为，“未用稿”并非不符合《小说月报》的水准，为什么？本刊编辑部总共三五人，需从全国百余种文学期刊中遴选佳作，月月如此，年年如此，难免审美疲劳，挂万漏一，此其一。其二，文学作品从来没有一个量化标准，一眼看高，一眼看低，也在情理之中。因此，每每读到精彩而又未被我刊选用的小说时，常留遗珠之憾。

承蒙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宋灵恩社长、林晓靖副总编辑热情相邀，鄙人从近年来的“遗珠”中再选佳作，汇集成书，以饯读者。

是为序。

马津海

丁亥年岁末

目
录

我本善良 001
王祥夫

未知区域 053
陈启文

我爱北京天安门 103
海 飞

黑暗中的帽子 155
吕志青

秋 分 209
郭海燕

麻雀悲歌 248
陈铁军

锦瑟无端 277
郝庆军

我本善良

王祥夫

一

吴美芳在里边服刑不觉已是一年，监狱里的春节也是春节，犯人们也要欢度一下，要会餐，要张灯结彩，还要演出犯人们自己编排的节目。分给吴美芳的任务却是去帮厨，去包饺子，另外几个帮厨的女犯人是说有说有笑，而吴美芳却突然落下泪来。

“别哭，好好表现，争取减刑，到时候也许还能赶上你儿子的婚礼。”

旁边的一个女犯人对吴美芳说。

吴美芳哭得更厉害了，泪水打湿了手里正在包的饺子。

“再哭你那饺子都咸得不能吃了。”

旁边的另一个女犯人说哭有什么用？做人要硬气一些。

吴美芳再也忍不住，放下手里的饺子，掉过脸，开始号啕大哭。

二

去年冬天，虽然一年都没下雪，但在吴美芳的心里却是最寒冷的一年。八

月到十二月，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吴美芳再伤心也不得不接受那个事实，那就是她的大儿子翔宝为救马来亚的儿子把自己的一条命丢掉的事实。吴美芳的男人刘大宝，要吴美芳想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翔宝的死实际上是替他们两个减轻了负担，“两个儿子现在只剩下飞宝一个，负担还不是减轻了一半？”不但如此，坏事变好事，如果真能向马来亚索要三十万赔偿，那套房子的钱也就有了。“我儿子的一条命换一套房也值！”刘大宝说。

吴美芳两眼瞪老大，当即骂出口：“刘大宝你吃屎啊，居然能说出这种屁话！”

“好好好！”刘大宝说吃屎归吃屎，但这事可不能便宜了马来亚。

“谁说要便宜他？”吴美芳说那是我儿子的一条命！

“明白这个就好。”刘大宝说咱们翔宝本该活七十年、八十年，谁想他活了十五年就走到头了，这十五年你容易还是我容易，咱们把多少钱都花在他身上了，现在就像是竹篮子打水。刘大宝停停，喉结上去，又下来，下来，又上去，然后一句话才重重说出口：“就是打不上水，也不能把竹篮子丢了！”四个月来，刘大宝一直在做一件事，那就是又上网又查报纸，刘大宝现在心里有了数，出了这种事，马来亚那边最少也得给三十万赔偿。

那天，刘大宝说是要陪吴美芳出去散散心，硬拉上吴美芳去看了一回房子。房子在大正街靠近二纺那一带，属棚户改造，好不到哪里。但站在这里往远看可以看到北边的竹家山，还有山下那条日见窄细的平江。往下看，是大正街，街上热闹得很，既有菜市场，又有超市，买东西倒是方便，住在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天天到下边超市去买处理货，超市总是隔三差五在快下班的时候处理掉一些过期食品，面包、蔬菜、肉类什么都有。除了离超市近这一大好处外，刘大宝拍拍阳台栏杆对吴美芳说这个阳台整天都能见太阳又是一大好处，我们农科所有的是种子，到时候在阳台上种七八盆蔬菜，不用花钱天天都有新鲜蔬菜可以吃。

吴美芳良久说出一句话：“住在这里，天天让我想儿子，我早死也算！”

刘大宝说：“你就当没生他。”

吴美芳叫起来，“生他的时候你当然不痛！”

刘大宝闭住嘴巴，心里说，女人生孩子男人当然不痛。

两个人站在阳台上一时无语，好一阵子刘大宝又指着南边让吴美芳看，

南边是二纺，紧挨着二纺是那一大片苏联楼，那苏联楼的岁数恐怕要比吴美芳都大，现在也要拆了，住户在秋天的时候都已经陆续搬走了，门窗都已被人卸掉，房顶上那个大水箱的盖子打开着，有七八只鸽子在上边落着。

“可惜那大水箱搬不下来，搬下来做个储藏室倒不错，能放许多东西。”刘大宝说。

吴美芳把脸转向那边，房顶上的那个大水箱真是不小，像间小房子。

“美芳你再看那边，我们农科所的那栋楼据说也要拆了重盖。”刘大宝又往北指了指，农科所就在大正偏街，马来亚的水产店也在这条街上。

“那家伙明天晚上想请咱们吃辣火锅嘎鱼。”刘大宝说。

“我不去。”吴美芳说。

“你不去他未必就能省下。”刘大宝说。

“别说吃饭，说能给咱们多少赔偿吧。”吴美芳说。

三

马来亚这天订的饭店就在平江边上，饭店老板是马来亚的同乡，在那里吃饭，马来亚可以多打一些折。晚上的饭局刘大宝一个人去了，回来的时候却比往日早得多，进门怒气冲冲，换鞋的时候弄出很大动静，“扑通”一只，“扑通”又一只，然后一头钻进连一平方米都不到的卫生间。刘大宝在里边一边小便一边说我一个活蹦乱跳的儿子难道就值他妈四万！简直是笑话！想不到马来亚这家伙打这种淌水主意！

正在收拾厨房的吴美芳当即吃一惊，“怎么说？”

刘大宝的火儿一下子就冲了上来，“马来亚只想给四万。”

“那是我儿子的一条命！又不是别个什么可以随手就捞到的东西。”吴美芳说。

“说来说去还不怨你，让翔宝下去救人，现在这社会，别说江里，就是井里摔一个人下去，围一大堆人在那里看也不会有人下去搭一把手！偏你心里记着马来亚是你的师兄！”

“臭马来亚！”吴美芳一屁股坐下来，胸口那里已是一片波澜起伏。

刘大宝摇摇暖瓶，“他不说四万我这三十万还不好说出口，他既然敢把

四万说出口，这三十万我跟他要定了，一分也不能少！”

“我翔宝在红领巾歌唱团唱那么好歌，谁见了不说是当明星的料子，要是当了明星，拍一个电影要多少钱。”吴美芳说就这个臭马来亚，还有资格当我的师兄。

刘大宝把暖瓶往桌上一墩：“不说别的，养一个儿子，只说喝奶粉，一个月三大桶是多少钱？还不说当爸当妈的夜夜起来点灯熬油。”

吴美芳说：“再加一笔雇保姆的钱在里边，他知道不知道现在雇一个保姆要多少钱？”

“那我妈就是保姆啦？”刘大宝说。

“当然是，翔宝给你妈一看就是五年，你妈不是保姆又是什么？再说保姆也是人做的，我现在还不是天天给人做保姆？你看看我这双手。”吴美芳把自己的一双手伸出来，手上贴了不少白胶布，下岗以来，吴美芳试着做过许多的事，卖过玉米，还开过一年多电梯，但后来她还是选定了做保姆，做保姆虽然辛苦，但相对也挣得多，从早上一进人家门就不停地洗洗涮涮，又是做粥，又是做汤，那一大堆屎尿布永远是你的，这一堆还没干，那一堆又堆在了那里。还要给小孩儿洗澡，又怕把小孩儿屁股给沤了，洗一次要拍一次粉，粉拍多了，这家的男主人那一次居然还问，一大盒粉怎么转眼就没了？吴美芳那天也没好气，说是我吃了！香喷喷的好吃！那家男主人是报社的，脑袋比一般人好使，再说现在保姆不好找，一般人谁敢得罪保姆，那男主人笑一笑，马上把问题扯到自己身上，只说是自己就是闻不得痲子粉的味道，是过敏，鼻子不舒服，鼻子一不舒服晚上就睡不着觉。他还和吴美芳开了一个玩笑，说吴美芳果真会吃痲子粉他那里马上去给吴美芳申请吉尼斯。

“马来亚这家伙简直是开他妈国际玩笑！”刘大宝说。

吴美芳拿支笔过来，又找了张纸，两口子又重新算了一下，一项一项加过来，再一项一项加过去，加得让人有点头大，刘大宝拍拍桌子对吴美芳说，“根本就不用再加来加去，现在出车祸丢条人命都得三十万，咱这事说到天边也不能和出车祸一个价，咱们得跟他要四十万！”刘大宝停停，又说：“不过，你说马来亚到什么地方去找四十万？”

“你怎么不说说咱们到什么地方去再找个漂亮儿子回来？”吴美芳说。

刘大宝说：“对，钱可以到处去找，儿子到什么地方去找？”

刘大宝去了厨房，开煤气烧水。

“就跟他要四十万！”刘大宝在厨房里说。

四

这天晚上，刘大宝和吴美芳都有些失眠，刘大宝和吴美芳现在睡觉都很轻，心里一有事就更睡不着，两个人翻过来翻过去，翻过去翻过来，时间一点点过去，横竖睡不着，刘大宝坐起来抽了好一阵子烟，外边不觉天已大亮，下边的25路公共汽车喇叭已经响成了一片，远处江上的汽笛也一声一声传过来。飞宝上学之前要吃早饭，吴美芳干脆不再睡，披头散发起来去做饭，厨房小，碰东碰西，叮叮咣咣，煮了粥，热了馒头，打发飞宝吃了去上学。看看墙上的那块饭碗大的电子表，吴美芳也到了该走的时候，便忙着又去洗脸梳头，此刻突然有人在外边敲门。

刘大宝一步跨出卫生间，一边系裤子一边开了门。

站在外边的是刘大宝的父亲母亲。

“好家伙！”刘大宝说，“你俩也不告诉我一声，这么早？赶头趟车？”

“头趟车人少，我们就来了。”刘大宝的父亲说。

按照惯例，年年过年都是刘大宝先把过年的东西往乡下父母那里送一回，然后再回来过年，今年不一样了，刘大宝家里出了这样大的事，做父母的在乡下待不住，把家里的一摊子留给刘大宝的姐姐，他们就来了。刘大宝的母亲一进门又是老泪横流，对刘大宝说要是我翔宝在，早就会跑过来问我长问我短，刘大宝的父亲一进门就忙着找地方去挂他的腊肉，在阳台上说要是翔宝在，还用我踩着凳子够这个高。

吴美芳忙把刘大宝一把拉到另一间屋关上门说话：“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来。”刘大宝小声说。

“是不是要住在这里？”

刘大宝说：“笑话，还能住到天上！还不是为了你，怕你今年过年难过他们才来。”

吴美芳说过年还早呢，两间房怎么住？

刘大宝说我爸妈也是好意，挤一挤还不冷清。

吴美芳说你知道不知道我心烦，我就想一个人安安静静。

刘大宝不愿让吴美芳为这事生气，把话放软了，“不就是早来了几天，过年还是人多的好；再说那是我爸妈，我爸妈是想孙子想得颠三倒四才这么早来了。”

吴美芳不好再说什么，“那就算了，让他们住到初五。”

刘大宝叫了起来：“他们把东西都带到这边，初五你就让他们走，剩下的年让他们回去怎么过？跟谁过？”

吴美芳说到时候可不要说我不侍候，我做事那家只给我放五天假，过了初五我就得去对付那一大堆屎尿布，嫁你这种男人，我来例假两只手都得冷水里来冷水里去。

刘大宝忍不住笑起来，小声说有例假就有希望，不妨再生一个，我一搞一个准。看吴美芳的脸色不对，马上把话题一转，说笑话归笑话，就连那五天也不要你做事，有我妈呢，你好不容易在家里休息五天，你就摆开谱儿好好休息，现在离过年还有十多天，咱们明天去找马来亚。

“最少也得这个数儿！”刘大宝伸出四个手指。

五

马来亚这几年一直在搞水产品，和小舅子两个人早起晚睡，身上的鱼腥味走到哪儿臭到哪儿。连马来亚的大儿子马勇去上学，同学们都不愿和他坐一起，都嚷腥臭，老师来家访，说你们做家长的是怎么搞的？学生个人卫生是要注意的。马来亚的小店西边是一家小澡堂，再过去，就是“棒哥鸭脖店”，吴美芳和马来亚的师傅国字脸就在那家鸭脖店做事，再过去，是“老正泰”，再过去，又是一家卖粽子的，街不宽，两边又都是做买卖的，再过十多天就要过年，这里到处是人。吴美芳随刘大宝去找马来亚，马来亚正在帮顾客挑螃蟹，卖水产真是没什么好，又累人又腥臭，马来亚早想不做这一行了，但让他改行去做别的他又想不出自己能做什么，所以一直做到现在。

马来亚大老远看到吴美芳和刘大宝了，站起来招手：“里边，里边。”

站在一边买蟹的顾客说：“把那一只拿出来，把那一只拿出来，那是不是只死蟹？听说死蟹都会在你们手里动来动去，我可不要死蟹。”

“请便，请便。”马来亚说你自己挑，出门死了不能算我的。

“夹不夹？”这个顾客说。

“你吃它还怕它夹。”马来亚说，把一把椅子给吴美芳“吱”地推过来。

吴美芳坐了下来，椅子旁边是那张桌子，桌子上是一台秤，台秤脏里吧叽，马来亚平时就坐在这张桌子边给客人过秤收钱，钱放在桌子的两个抽屉里。从他这里找出的钱都有一股腥臭味。马来亚的店不大，地上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方形塑料盆，里边是各种的鱼，鱼身上都压着些冰块，这样鱼就不容易早早坏掉，当间儿是放鱼的盆，两边又都是各种干货，鱼干虾干什么的，腥不腥臭不臭的。马来亚和吴美芳原先都在农机厂上班，厂子不景气，他们脑子活络，都早早提前内退，还拿到一笔钱，刚退那几年，马来亚没了事做就帮着一个朋友跑水货，后来就入了这个行，知道去什么地方接货，去什么地方弄冰，知道什么时候什么饭店会要什么鱼，哪怕是一条，马来亚也会骑着车子马上给送去。马来亚还常常把卖不掉的烂鱼烂虾拿来送吴美芳，刘大宝又最喜欢用这些臭鱼烂虾下酒，有时候马来亚还会和刘大宝在一起喝几盅，关系处得要比一般人好，要不是这样，吴美芳那天也不会要儿子下水去救马来亚的儿子。

吴美芳坐下来，看马来亚跳过来给顾客找钱，抽屉里，乱糟糟都是零钱。

“你来我心里就不打鼓了。”马来亚笑着对吴美芳说我马上就给你去取。

“取什么？”吴美芳说。

“取那四万，大宝昨天没喝多吧？”马来亚说。

“当然没喝多！”刘大宝在一边把话接过来，“再滥喝还对得起我翔宝！”

马来亚迟疑了一下，心里有了事，湿手点一支烟，对吴美芳说：“我知道四万是不多，但卖鱼卖虾确实挣不了多少。”说完这话，两眼看了一下刘大宝。

吴美芳说：“你别看他，他脸上没算盘，我一个儿子的命赔给你，不能那么便宜。”

“那你的意思?”马来亚说。

吴美芳说不妨把你那个数字再乘一下十。

马来亚吃了一惊,大叫一声:“乖乖!”

“这个数,再乘以十!”吴美芳把四个手指伸出来。

“不会吧?”马来亚说吴美芳你也不看看风水,就这小店一年也挣不到五万,我要是能够挣一百万,我肯定马上会给你四十万,到时候六十万都行,可我到什么地方去挣四十万?

吴美芳已经把那张纸从口袋里掏了出来,“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街上撞死个人都要给三十万!精神损失费就不提了。”吴美芳回头看一下刘大宝,又对马来亚说:“你也知道翔宝出事后我公公婆婆住了多长时间医院,这笔钱我们也没有算在里边,你知道不知道钱可以买到许多东西,但就是买不到人命。”

马来亚接过那张纸,马上叫了起来:“你公婆看孩子都来这里要钱?”

“这话你算是说对了。”吴美芳说那是公婆的意思,他们一把屎一把尿把翔宝拉扯到五岁花多少心血,他们原指望孙子长大孝顺他们,这会儿孙子没了,他们当然要把这笔钱一是一二是二地算回来,就像是打麻将,既然赢不了,未必把底钱也都赔进去。

马来亚却突然笑了起来,“你们两个又不是不知道我有多大能耐,我要有四十万我还来这里卖烂鱼臭虾?不要把事情变成这样好不好?”

“你说变成哪样好?”吴美芳说。

“你说的这个数,就怕我一辈子都挣不来。”马来亚说。

吴美芳说这种事再拖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我丢了一个儿子,可你两个都在。

“你是对谁说话啊,你是对我啊。”马来亚点着自己鼻子说。

“当然是对你!我知道你是我师兄。”吴美芳说但我更知道我儿子是为了救你儿子自己的一条命都没了,你知道不知道那是我儿子!

“你还不知道我有几根筋。”马来亚说。

“我现在眼泪都没了,懒得跟你这个师兄说别的。”吴美芳站了起来。

看着刘大宝和吴美芳从小店里出去,马来亚都有跳起来的冲动。

这时有人进来买蟹腿,待在那里发愣的马来亚却把一盘皮皮虾推过来。

那个顾客说老板你听明白没听明白，我是要蟹腿，蟹腿知道不知道？蟹腿——

“一条人命怎么就会要四十万？”马来亚突然对这个顾客说。

这个顾客给吓了一跳，看看马来亚，一下子从店里跳出去。

马来亚的小舅子正巧拉了一车包装带鱼回来，问马来亚，刚才那顾客怎么像是被狗咬了一样，跳出门就跑？是不是趁你不注意偷了什么东西？

马来亚心里是一团乱麻，说吴美芳刚刚来过，“想不到她会这样！”

马来亚的小舅子说吴美芳什么意思？不是答应给她四万？

马来亚说倒不如她儿子不来救马勇！吴美芳要的是四十万！

马来亚的小舅子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下，说：“姐夫你去对吴美芳说，问她同意不同意你去抢银行！”

“抢银行是以后的事！”马来亚说现在最最重要的事是先别让你姐知道。

马来亚的小舅子说我姐我知道，你放心，碰到这么大事她肯定会站在你一边。

马来亚说恐怕这个年真没法过了。

“找国字脸去说说？吴美芳好像蛮听他的。”马来亚的小舅子说。

六

从马来亚那里出来，吴美芳去母亲家吃饭。

吴美芳昨天晚上已经安顿了飞宝，要他下学就到姥姥那边去。吴美芳的父亲以前是做教员的，已经退休多年，吴美芳的母亲是百货商店的售货员，现在给一家私人公司做兼职会计。这天是吴美芳老爸的生日，年年每到这一天全家都要在一起吃一顿饭。吴美芳给她老爸订了一个蛋糕，原来说好上边要有“生日愉快”四个字，想不到蛋糕上的字却弄成了“节日愉快”，要重新做还得好一阵子。“管它什么字，吃到肚子里横竖都是四个字。”刘大宝说你老爸也未必看，哪有那么多时间再等。

已经过了十二点，饭菜早已端整好，吹过生日蜡烛，一家人坐下来吃饭。

排骨汤端上来，吴美芳的母亲先给刘大宝舀一大碗，吴家就刘大宝这

一个女婿，十多年过来对他还像对客人。吴美芳的母亲问了一句：“马来亚那边的事情怎么样？”

刘大宝嘴里已塞了一块排骨，含含糊糊地说：“上午刚去过，正在解决。”

吴美芳的母亲把脸又掉向自己闺女，“怎么个解决法，能给多少？”

“已经拖了四个月了，也不在这一天。”吴美芳说。

“这种事还能再拖，拖到后来就怕拖黄了。”吴美芳的父亲吴老师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是趁热打铁？这种事要趁热打铁。

“给多少定了没有？”吴美芳的母亲又问。

“他们给多少我不管，我和大宝商量好了铁定跟他们要四十万！”吴美芳说。

吴美芳的老爸老妈当即有些发愣，吴老师停下筷子：“四十万，是不是太多了？就那个马来亚，不是我小瞧他，他去什么地方弄四十万？他爸也不可能给他留下多少。”

“四十万还多？”吴美芳说那是我儿子的一条命，我儿子未必就只值四十万？

吴老师说我不是那个意思，“钱这种事，就像是几个朋友在一起打麻将，你少赢几个还有人给你，你要是连坐七庄八庄赢大发了，到时候恐怕你连一分钱也摸不到。”

刘大宝一挺脖子把嘴里的一口饭咽下去，“爸妈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街上撞死一个人最少也得给二十万？”

吴老师说这种事倒没听过，“撞死人还有规定？”

刘大宝说当然有规定，“撞死城里人是三十万，撞死乡下人是二十万。”

吴老师最听不得这话，一下子火了，一拍桌子，说放他妈狗屁！乡下人的命就比城里人的贱？这是什么狗屁的规定！再说，吴老师看定了女儿女婿，说翔宝的事又不是撞车，电视台和报纸都登了，你们都风光过了，你这时再向人家要四十万好不好交代？吴老师说我不是说翔宝不值四十万，我那外孙给一百万也怕是没处去找，我是说就那个马来亚他去什么地方找四十万？况且他又和你是一个师傅。见女儿和女婿不说话，吴老师又问：“那个马来亚的意思呢？”

吴美芳说马来亚只想给四万，“哪有这么便宜的事！那是我儿子的一

条命!”

吴美芳的母亲这时说了话，说她当会计的那家老板，最近买两条金龙鱼，“你们猜猜是多少钱？肯定你们加起来也猜不到。”

刘大宝不养鱼，自然不知道一条金龙鱼要多少钱，吴美芳对这从不感一点点兴趣，却忽然说：“马来亚现在就是个卖鱼的。”

吴美芳的母亲一撇嘴，说就那个马来亚，“他卖一万条鱼也没人家一条值钱。”

吴老师说我就不信一条敢跟一万条相比，你当了一辈子会计到底学过数学没有？

“人家一条金龙鱼就六万！一尺半长，金闪闪就像是金子做的。”吴美芳母亲说。

吴老师火儿了起来，又一拍桌子，说现在这社会不完蛋还等什么，居然有人花六万块钱买一条养来看的鱼！鱼再好看，能比吃饭重要？人要是饿了来两碗米饭就能解决问题，放一条金龙鱼在那里再金光闪闪我看也是个狗屁。

刘大宝马上来了精神，说人家买一条鱼都要花掉六万，你们二老说说你们的宝贝外孙把一条命搭在里边，要他四十万多不多？

“你说他去哪里找四十万？”吴老师说。

“他兄弟给他个零头够他快活一辈子。”吴美芳说就他那个兄弟马来好，在北京炒房子一过手就是七八套，转手一炒鬼知道挣多少！

吴美芳的父亲和母亲互相看看，忽然都没了话。

“有钱不孝顺还不如没有钱。”停了一会儿，吴美芳的母亲说起马来好来，有钱不晓得把他母亲接过去，他父母还不是跟着他哥马来亚，还不是给马来亚看孩子做饭！吴美芳的母亲说马来亚的母亲打麻将的时候都带着马来亚的老二。

“自己光顾着看手里的牌，让一个五六岁孩子在街上到处乱跑。”

“看孩子就不要打麻将，打麻将就不要看孩子！”吴老师说。

“把孩子给这样人看真是让人不放心。”吴美芳的母亲说。

吴美芳忽然想起那天自己去买洗衣粉，看到马来亚的老二马强居然和几个比他大的孩子跑到了大至街，把商店门口的水泥扶手当滑梯玩，上来

下去，上来下去好不危险，还是她把马强一路抱回去送给了马来亚的母亲。马来亚的母亲当时牌风正盛，一脸的不开心，说强强在那里天天打滑梯玩，玩惯了，走不丢的。

吴美芳心里想着事，把一块蛋糕切得七零八落。

飞宝拿了一块蛋糕吃着，忽然说：“咦，怎么是节日快乐？”

“你外公的生日就是最最重要的节日！”吴美芳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吴美芳的老爸吴老师却笑了起来，“好，我生日都变成节日了！”

“您的生日就是咱们家最最重要的节日！”刘大宝说。

“你什么时候嘴学这么乖。”吴美芳说。

“只要你高兴我会要多乖有多乖。”刘大宝说。

“你不知道，我把四十万这个数说给马来亚时身上有多么舒服。”吴美芳对刘大宝说昨天晚上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这种事，原来只要一说出去，身上硬像是舒服了许多。”

“四十万我看还真是有点多。”吴老师又说。

“现在的事，你知道什么？”吴美芳的母亲说。

吴老师又不高兴了，说：“我天天在看报！”

“报纸上有几句真话！”吴美芳的母亲说那上边恐怕只有日期可以相信！

七

晚上，有人在外边“笃笃笃笃”敲门。

吴美芳嫌婆婆灶台擦得不干净，正在重新擦，她喊一声：“刘大宝！开门！”

刘大宝正在蹲厕所，他喊一声：“飞宝！去开门！”

飞宝正在写作业，说：“我有开门的时间一道题又做完了。”

刘大宝只好提起裤子去开门。

站在门外的是吴美芳的师傅国字脸，一只手提了三袋水果，一只手拿了一串钥匙。国字脸虽说是师傅，但比他的徒弟吴美芳还小两岁。他当年在农机厂带了两个徒弟，吴美芳之外就是马来亚。国字脸的日子现在很不